# 青年亚文化视角下的“纸盒狗”文化研究

严冰冰
（北京印刷学院，北京 102600）

【摘要】青年亚文化一直是社会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范畴，但青年亚文化研究在学术研究上并未形成严密的体系，原因在于青年亚文化总处于不停地发展变化中。本文以“纸盒狗”为研究对象，发现这种社会现象兴起的原因在于融合的信息系统场景、青年群体的精神需求、拟态宠物依恋的心理以及迷群的共鸣感。同时，本文提出了当代青年亚文化的新表征，对于研究青年亚文化具有一定意义。

【关键词】青年亚文化；亚文化；迷群



青年亚文化理论经历了芝加哥学派、伯明翰学派、后伯明翰学派和“后亚文化之后学派”等范式和理论框架的变迁[1]。青年亚文化的研究视角之所以出现如此多的变化，是因为青年亚文化具有一种复杂性，与之相关的社会现象层出不穷，且逐渐呈现出新的趋势和特点。本文以新兴起的“纸盒狗”为研究对象，分析这种青年亚文化的起因，并分析其衍生出的亚文化新表征，为青年亚文化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 一、“纸盒狗”：一种新型的青年亚文化

国内网络青年亚文化研究始于 1997 年，研究对象从黑客亚文化、网络语言亚文化迅速扩展至所有青年亚文化现象，尤其以粉丝文化、恶搞文化为多[2]。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青年亚文化涉及的范围、对象逐渐扩大，同时呈现出新的特点。“纸盒狗”正是青年亚文化众多现象中的一种。所谓“纸盒狗”，区别于真实的狗，即用纸箱、纸板等材料做的人工“假狗”。大多数人看到这些“纸盒狗”并不理解，但“纸盒狗”在大学生群体中颇受欢迎。关于“纸盒狗”的视频、文章在各大网络平台疯狂转载，全国各大高校出现了“纸盒狗”狂欢现象。“纸盒狗”刚出现时多是卡通狗的形状，后延伸到蜘蛛、卡通小猫等其他动物的形状，有一些“狗”甚至会在天上飞，由此可见，“纸盒狗”这个物体符号上带有青年群体的想象和创造。网络直播背景下，青年亚文化呈现出批判性与理性并存、“碎片化”的情绪释放、网络技术带来的多元价值冲突、部落化与集群性的特点[3]。制作“纸盒狗”以及传播“纸盒狗”并非是一种主流的文化，它始于青年群体，且在小部分人群中流行，看似是行为艺术，但青年群体借此抒发了自己的内心情感，该行为具备青年亚文化的特征。

## 二、“纸盒狗”兴起原因探析

### （一）融合的信息系统场景

梅罗维茨提出了媒介场景理论，认为人们的行为和场景有关，这个场景是由新媒介重构形成的，网络技术等新型媒介为“纸盒狗”的传播创造了外部条件。新媒体环境下，网络青年亚文化是一个大的信息系统，是各种形式青年亚文化的集合[4]。“纸盒狗”作为青年亚文化的一小部分，与“表情包”、“弹幕”等其他青年亚文化一样，虽然只是整个融合信息系统中的分支，但由于青年亚文化的各个部分都具有同质的特点，“纸盒狗”很容易让青年群

[1] 李闯.亚文化视角下中国青年滑板圈层文化的形成及发展机制[J].当代青年研究,2022,(06):48-58.
[2] 马中红.国内网络青年亚文化研究现状及反思[J].青年探索,2011,(04):5-11.
[3] 杨嘉宁.网络直播背景下青年亚文化的特点与治理[J].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20,28(06):5-7.
[4] 任一帆.新媒介语境下青年亚文化的新表征——以“云吸猫”为例[J].戏剧之家,2021,(03):188-189.

体达到共鸣。早期的芝加哥学派和伯明翰学派认为青年亚文化具有很强的抵抗性，但随着社会各种条件的发展，青年亚文化的风格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当代青年亚文化经历了风格的改写、空间的扩展、意义的模糊、归途的嬗变地重构[1]。因此，抵抗性、政治性、标志性不再是加入青年亚文化群体的唯一标准，青年亚文化反而呈现出风格弥散的特点。由于加入青年亚文化信息系统的成本很低，且不需要过多强调风格特点，“纸盒狗”很容易建立起迷群。制作“纸盒狗”可以成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在网上发表与“纸盒狗”相关的言论可以成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甚至给“纸盒狗”相关的信息点赞、转发也可以归纳到这个群体中。

## （二）青年群体的精神需求

### 1、孤独的内心世界

学者雪莉·特克尔在《群体性孤独》中提出了“群体性孤独”的概念。当下社会中，青年群体是面临心理问题较多的一部分群体，即使处于面对面的环境中，他们也捧着各自的手机浏览碎片化的信息，这是一种身体与情感心灵隔离的状态。有些青年群体认为这是最好的社交状态，但也有青年群体想要改变，打破“群体性孤独”的现状。网络社交幻想给青年带来认知偏差，他们希望通过网络社交互动来作为自己并不孤独的证明[2]。网络社交的幻想常常让青年群体以为他人会以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来对待自己，青年群体将“纸盒狗”放于互联网上传播，带着“纸盒狗”遛操场等行为都是从这种心理出发，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同，以期从互联网网友中、从学校同学中获得支持与理解，证明自己并非孤独，而是有着相同情感的同类人。“纸盒狗”的制作群体从网友对自己的视频点赞中得到满足，从现实世界人对“纸盒狗”的夸赞中得到认同。众多“纸盒狗”传播效果较好的视频和文章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纸盒狗”制作的青年群体并非是独角戏。

### 2、压力释放的现实狂欢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演出形式，包括狂欢节类型的活动或表演；第二种是诙谐的语言作品；第三种是各种广场语言。李勇梅认为，休闲是主体置身的现实世界之外建构起的“第二个世界”和“第二种生活”，休闲是一种狂欢[3]。大学生群体将“纸盒狗”带去操场遛弯、安排“纸盒狗”与“纸盒狗”相亲等一系列行为也可看作是一种“演出”，并且以休闲的方式宣泄自己的情绪，表达自己对自由的向往、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大学生群体存在焦虑、抑郁的比例较高，通常面临着学业、就业、情感等问题，压力较大，且长期的封校生活对大学生青年群体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纸盒狗”的可爱形象、大学生“遛狗”的新奇行为，从某种程度上给这些青年群体以慰藉，这是一种压力释放的方式。

## （三）拟态宠物依恋的心理

当人对宠物产生亲密依恋心理时则形成了宠物依恋。而“拟态宠物依恋”是指人基于社交媒体与宠物间形成的一种含有网络亲密幻想与认同的新型宠物关系[4]。近几年，青年群体通过抖音、小红书、微博等平台在互联网上“云吸猫”，满足自己不能养宠物、不能摸宠物的现实遗憾。“云吸猫”的行为就是一种拟态宠物依恋行为。如果说“云吸猫”是为了通过观看猫咪网络图片、视频来获得满足和快乐感，那么养“纸盒狗”的行为则是将对宠物的幻想代入了现实。大学生群体多数不具有经济能力和生活环境在宿舍养宠物，但相当大一部分大学生都对宠物具有依恋心理。“纸盒狗”是大学生群体在学校宿舍养的宠物，虽然这是拟态意义上的宠物，但依然满足了大学生养宠物的需求。大学生将“纸盒狗”看作自己真实的宠物，将“纸盒狗”拴在宿舍门口看门，将“纸盒狗”牵到操场遛弯，纸盒被他们赋予了生命。青年群体将拥有一只“纸盒狗”看作是一种骄傲，并称之为“有狗了”，满足此前“会有猫的、会有狗的”的愿景。

---

[1] 罗红杰.祛魅与超越：当代青年亚文化的融合发展[J].云南社会科学,2020,(01):164-169+188.
[2] 陶志欢.青年“群体性孤独”现象的审思与调适[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0,39(05):88-96.
[3] 李勇梅.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对现实生活的启示[J].科技信息,2010,(32):566.
[4] 肖月华.基于社交媒体的拟态宠物依恋：云端上的亲密替代与幻想[J].东南传播,2020,(11):28-32.

### （四）迷群的共鸣感

网络亚文化在青年群体中具有统一的认知框架[1]。不管是虚拟网络世界还是现实世界，“纸盒狗”都具备一定的迷群，并且都对“纸盒狗”有相似的认知。迷群主要分为三类人，第一类是“纸盒狗”的初始发起者，他们企图通过“纸盒狗”向外界传递内心世界的信息，期望得到他人认同从而达到自我认同；第二类是“纸盒狗”的观赏者，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观看到“纸盒狗”并且赞同和欣赏这种行为，在他人身上找到与自己相同的诉求，产生共鸣感；第三类是观赏过他人的“纸盒狗”后产生羡慕和向往的情绪，从而促使他们也加入到制作“纸盒狗”的队伍，将自己对宠物的想象付诸现实，把自己的情感倾注到这个纸盒宠物中。这三类人看似是为了不同的目的追捧“纸盒狗”，但其中心一直围绕着一个相同的价值思想，他们都将“纸盒狗”看作一种情感符号，既能寄托孤独、宠物依恋的感情，又能通过这种“有趣”的行为抒发感情。

## 三、青年亚文化的新表征

### （一）风格形式多样

符号是理解网络青年亚文化的重要视角[2]。研究之初，青年亚文化具备显著的物体象征性，物体风格是否显著是判定其是否属于青年亚文化的重要依据。这个时期的青年亚文化强调的是从物体上提取符号意义。而后，网络时代研究的青年亚文化，多从图像的象征性出发，研究表情包、弹幕等文化的符号意义，图像风格到了传统的思维定式。而“纸盒狗”的出现又丰富了青年亚文化体系，它既从现实出发，通过实物来隐喻制作者的情感，又在网上给青年群体带来了冲击。现实的符号和虚拟网络世界的符号让青年亚文化具备了风格多样的可能，并在物理空间上实现了多维度转换。

### （二）折射尤为显著的精神需求

每个时期的青年亚文化所折射的需求各有不同，但当下大学生群体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前所未有。受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大学生生活学习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长期的封校生活让大学生对校外世界接触过少，“纸盒狗”表达了大学生群体对自由生活的渴望。同时，激烈的社会“内卷”竞争环境让大学生群体即使脱离了高中生活也丝毫不敢有所懈怠，一方面谴责“内卷”行为，一方面又不得不参与“内卷”。不少大学生表明，制作“纸盒狗”可以缓解压力，放松精神。因此，看似怪异的行为背后隐含的精神思想值得关注，它暗含着一定的社会问题。

### （三）抵抗弱化

从“纸盒狗”现象可以看到，大学生群体在精神层面上是有需求的。伯明翰学派认为，青年亚文化一定会被主流文化所吞并，或者被转化为商品失去抵抗意义。但与芝加哥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研究的重点不同，大学生群体即使有需求，也不会做出非常激烈的抗争行为，而是以一种温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当然，没有强烈的抵抗不代表没有批判性，大学生群体一边通过“纸盒狗”的可爱造型来寻求精神上的排解，一边自嘲“养狗”的怪异行为，通过“大学生哪有不疯的啊”等诙谐的语言来讽刺当下现实。面对新时代的社会环境，青年亚文化的政治抵抗意义逐渐消解，青年亚文化也并不会被强制消除。此外，应当看到，青年亚文化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基于主流文化的框架，并在主流文化框架的背景下反应社会现实和社会问题。因此，青年亚文化对研究社会问题具有参考性意义。

## 四、结语

[1] 郑雯,陈李伟,桂勇.网络青年亚文化的“中心化”：认知、行动与结构——基于“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2009—2021）”的研究[J].社会科学辑刊,2022,(05):199-207.

[2] K Cohen Tan, Shuxin Cheng. Sang subculture in post-reform China[J]. Global Media and China, 2020, 5(1)：86-99.

青年亚文化从青年中产生，并在青年群体中传播，大部分人并不理解这种文化，对青年亚文化也知之甚少。国内对青年亚文化的研究正处于发展阶段，诸如“纸盒狗”之类的新青年亚文化正不断发展更迭，因此应当正视这种亚文化现象，丰富亚文化研究语库。事物具有两面性，青年亚文化也是如此，它既是一种小众边缘化的的文化，可能转瞬即逝，但其存在确实反应了一定的社会矛盾。对待青年亚文化不能盲目地谴责抹杀，而是要以一种谨慎的态度分析它，结合可取的优点推动社会发展。